

中东欧国家周报

【保加利亚社会周报】

保加利亚社会阶层在过去三十年里发生的变化

Evgeniy Kandilarov

(2021年2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Wu Baiyi



【保加利亚】保加利亚社会阶层在过去三十年里发生的变化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两大全球进程影响了保加利亚的发展。首先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社会模式、结构和运转方面都转型为了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次，世界经济的过度垄断和世界政治的过度集中自然导致了全球社会分层的过度极化和寡头化。因此，转型期（1989 - 2007）以及随后的几年也改变了保加利亚的社会体系。保加利亚的转型速度飞快，大部分人都为此震惊，而且转型也全面涉及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如国家运行方式、国家机构、道德准则以及保加利亚在全球的地位。简言之，社会的结构功能模式从社会主义变为了资本主义。虽然转型后的保加利亚社会通常会被描述为“民主、市场、开放、自由、欧盟-大西洋及多文化的”，但最精确的描述是一个“极度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这自然而然加剧并恶化了社会分化。此外，还形成了很多分界线，这些分界线并没有促使社会统一，而是让社会更加分裂了。这些都是由极其强大的因素和过程共同造成的新的社会分界线。

所有这些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阶级制度的急剧复杂化。此外，社会的顶层和底层差距非常大。中等阶层真正地消失了，他们变得贫穷，阶层下降，也失去了社会抗逆能

力。社会底层通常是一些作息不规律且没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他们开始分化为一个阶层对抗那些冷漠，对失业问题漠不关心的群体，他们很无助而且处在失业的危险之中。外来社群的数量急剧增长，他们在社会机构、整个村庄以及城市中形成了灰色地带网络。总体来说，保加利亚人口的分层情况从20世纪80年代典型的中南欧水平降级到了当时很典型的拉丁美洲国家，而现在成为了美国水平。

综上，保加利亚在过去三十年内的社会分化还在向着分裂的方向发展、深化。社会分化和失范进程日益加剧的实际证据就是，国家大片地区人口减少，而在人口降级的地区却人满为患。

在保加利亚社会转型的初级阶段，曾有人希望保加利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等阶层社会”（middle class society）的社会分层情况得到保留。但现实却恰恰相反。新的精英们迅速篡夺了实权和公共政策。他们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由于新的私人银行系统和私有化进程。保加利亚新资产阶级的出现导致在该国社会金字塔中形成了一个寡头统治的顶峰。因此，20世纪90年代保加利亚社会的变化使社会产生了两极，一极是处于顶峰的富翁阶层，另一极是被社会排斥的特困阶层。后者扩张成了一个巨大的群体，越来越深陷社会底层的悲惨和孤立之中。

大概有 20-30 个寡头加上一些处在金字塔顶端的几千位近亲，与之相对的是 20%-25%的人口（超过 150 万人），他们悲惨、无助、落魄而且被社会排挤，无法接受教育。因此，形成了两个利益群体。他们不但分离和彼此对立，还撕裂了社会。在社会金字塔底部，与新精英阶级相对立，形成了孤立的贫民社区。在这两极之间的中上等阶层的状态相对稳定。这大概是由于保加利亚的公共机构、商业公司、政治和媒体都需要专家的意见以及专家提供的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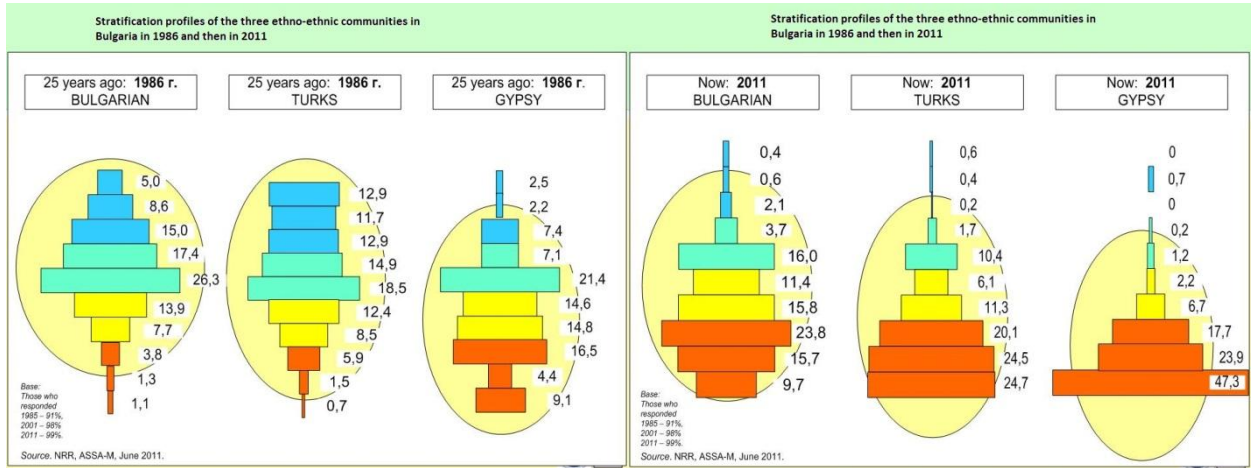
悲剧发生在中等阶层的中间部分，商业、学界和中层管理界都经历着急剧萎缩和冲击。中等阶层中的底层也经受着冲击。他们中很大一部分群体陷入了贫穷和不安，这也导致了阶层坠落。

在中等阶层之下，较低阶层的相对贫困的现代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商人、官僚和技工）在逐渐壮大。这些人逐渐陷入了普遍的失业、文盲和落魄。贫苦家庭的低收入、低退休金以及缺乏对母亲的支持都直接导致了这些现象的产生。极为重要的是，在社会金字塔的这一层，劳动作为一种价值观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想法正在蔓延。这打破了通过工作能够改善生活状态的示例。“贫困程度”指标正在增加。很多人都永久性地失业了，而且灰心丧气。因此，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人力资本，一些人穷困潦倒，失去了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开始攻击国家。现代社会分析学家

将此类人称为不稳定无产者。在保加利亚，这类人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所谓的“工作穷人”（*“working poor”*），即有工作的人，收入依然处于社会底层水平。但他们不仅是保加利亚不稳定无产者的一部分，也是阶层坠落和非专业化层级的人。保加利亚的年轻人和中年人由于被困在贫穷、不安、劳动融合的不可持续的泥潭里，他们变得消极，拒绝承担任何社会责任，而且也不想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多年来，这类人群中相当一部分人选择移民国外。

数年前，保加利亚社会机构 ASSA-M 开展了一项调查，其中明确显示了在 1986 年经历了全球化，和转型后 2011 年两个时间点上保加利亚三个种族群体社会学特征的动态变化。可以看到，中等阶层急剧收缩和减少。它在总体的人口结构中占的比例非常小，甚至小到几乎不存在了。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中等阶层中较低层级中的很大一部分群体（经营小型企业的人、贫穷的知识分子和雇员、技术工人、手工业者、小型服务业如公用事业、教育健康、社会和信息等）名义上还是属于中等阶层，但他们对未来有着很大的恐惧，因为他们面对着阶层坠落和陷入贫困的威胁。他们没有未来，而这对于中等阶层的自信是致命的。中等阶层之下（现代“工人阶级”，所谓的“相对贫穷”阶层）低水平的社会化先是增加，因为他们接收了来自中等阶层的一大部分人群，随后他们陷入了极度贫困，

一些人陷入悲惨，他们被社会排挤并成为了社会的局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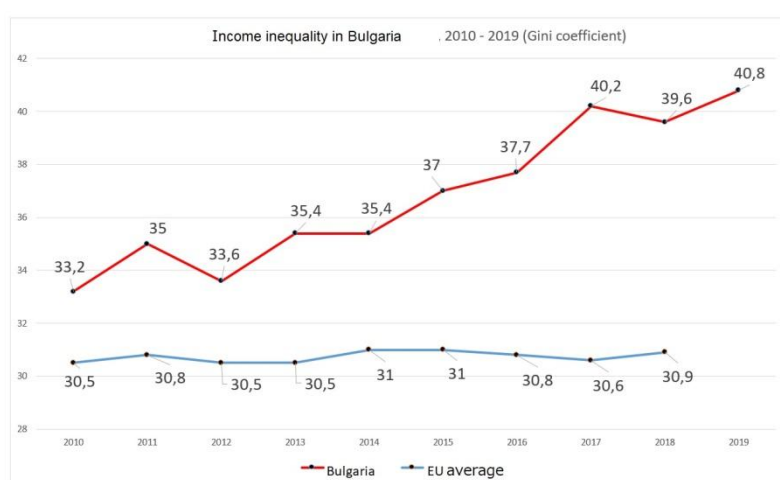


Source: ASSA-M, June 2011

所有的这些都不只是社会的降级和消沉。这是一个强大的进程，即从经济和国家的劳动力中抽离出一大部分地位较低但具有生产性的职业。这对于被降级的人和家庭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在经济现代化和提高政府机构效率的过程中也是一个社会障碍。

数据显示，与世界各国相比，保加利亚的年轻人在劳动力市场中若想成功，面临着最严峻的困难。该国年轻人的就业率依旧保持着极低的水平（20%），远低于欧盟水平（近34%）。事实上，只有四个国家可以“吹嘘”自己有较低的就业率。失业率方面，保加利亚的失业率要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虽然它距离失业率最高的国家还有很大距离。

保加利亚创造了国内经济不平等的新纪录，2019年，该国基尼系数为40.8。该数字是自二战以来保加利亚加入到国际指数体系中的最高水平，基尼系数是一个社会财富分配的统计学特征，它用于衡量社会中贫富福利的差距。下表显示了保加利亚与欧盟平均水平的差距，欧盟平均水平显著较低，基尼系数大约在30-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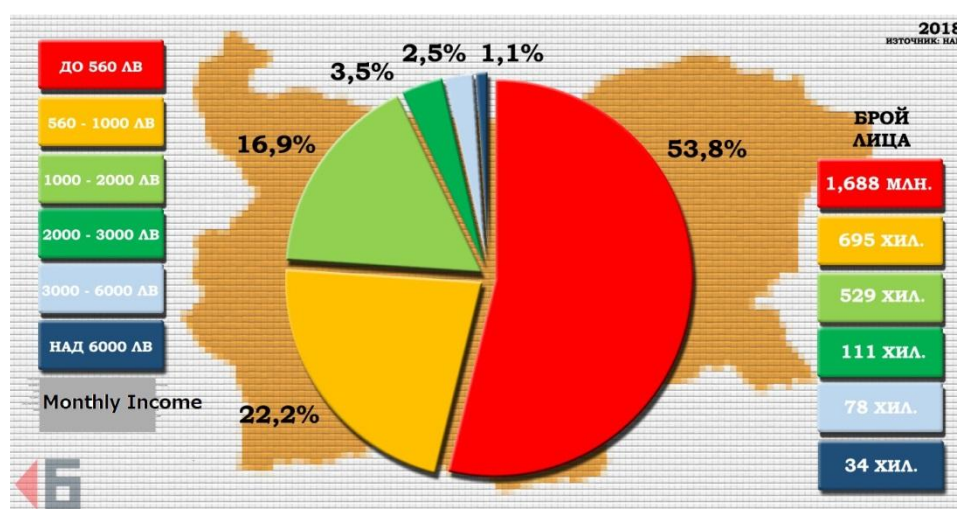


Source: Eurostat

其他方法得出的数据也清晰地表明保加利亚社会的不平等，如所谓的欧洲社会五分之一收入分配，即在每个国家中最富有的20%和最贫穷的20%的人的差距。该指数显示，保加利亚的不平等还在加剧，2018年时差距为7.66倍，而2019年上升为了8.10倍。

欧盟委员会也注意到了保加利亚的不平等问题，在其多年以来的数篇报告中，他们将这一问题界定为“十分关键的”。经济增长与高度不平等同时产生意味着新的财富主要集中于收入链中的顶端。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保加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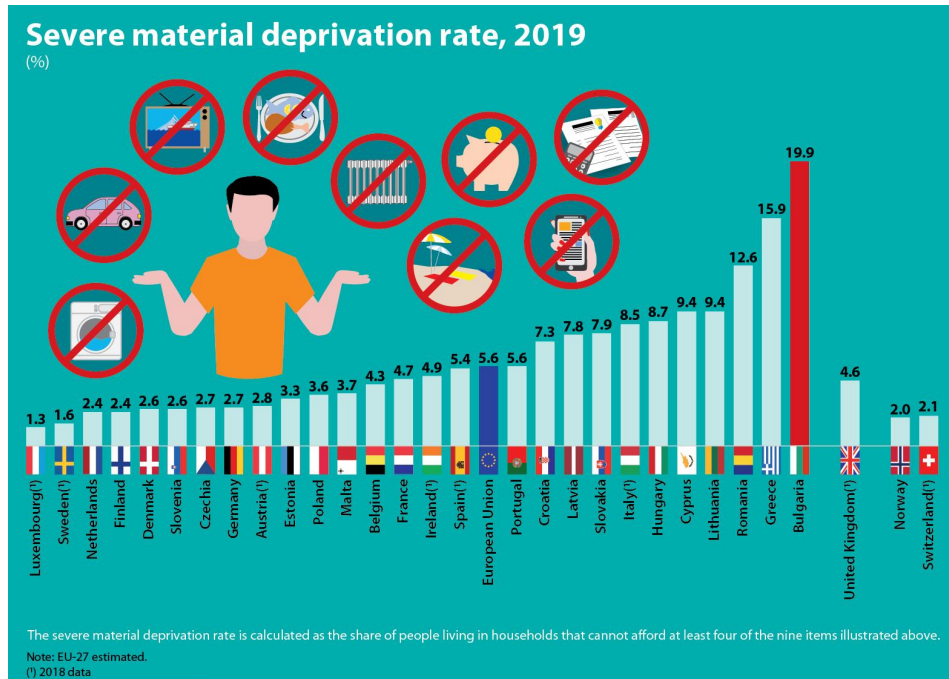
亚人（53.8%）每月收入没超过 500 列弗（250 欧元），近 80% 的人收入没超过 900 列弗（450 欧元），如果将 200 万退休者排除在外的话——他们每月能收到约 370 列弗（186 欧元）的退休金。同时，只有 1% 的保加利亚人月收入超过 6000 列弗（3000 欧元），在金字塔顶端的这一小部分人内，不平等甚至更严重。



Source: Bulgarian National Income Agency

这张图片所示的情况更严重，与所有欧盟成员国相比，保加利亚在 2019 年严重物质匮乏的比例最高（19.9%）。该术语是为了统计在少数几个“便利”中无法负担至少四项的人数百分比，这些“便利”被视为正常生活的标志，如按时付款，让家里保持足够温暖，应对意外花销的方式，经常吃肉、鱼或素食、离开家过周末的可能性，家里是否拥有电视、洗碗机、汽车和电话。这项数据

显然表明，每五个保加利亚人中就会有一人面临着严重物质匮乏问题。



ec.europa.eu/eurostat

综上所述，在过去三十年中，保加利亚社会进入了一个快速分裂的进程。社会金字塔中的个体层面将其主观社会视野缩小到了其个人生活和相关群体，缩小到了有着具体问题的微观群体。集体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占了上风，而且越来越激进。这在保加利亚这样的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社会中，求生占了主导，而工作、繁荣富强、社会融合、建立法律秩序、得到国家关怀和支持都成为了次要的。

（作者：Evgeniy Kandilarov；翻译：齐欣雨；校对：戚强
飞；签发：陈新）